诗痴

高一（2）班 张瀚文

还记得刘慈欣所著的《球状闪电》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人总要痴迷一样东西，否则，生命便毫无意义。”

不同于文中痴迷于球状闪电的“我”，我深深着迷于中国诗歌。

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对于描写乡愁的诗句，我心中总有些难以磨灭的深刻情感。不仅因其中淡淡寂寥惆怅所触发的共鸣，更因我幼时启蒙导师——由山西举家迁移而来的母亲。我清晰地记得母亲教我第一首唐诗时颊边滑落的泪水，以及听我背出“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？”时那微不可闻的叹息。

我至今不知道母亲教我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时流下的动情泪水是否亦是忆起故乡开得正盛的梅花，我只知道，在我了解诗歌魅力之大的同时，自己也不禁为之深深吸引。

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古往今来，饱含诗人炽热情感的爱情诗中总不乏脍炙人口之作，确是有几分独到之处。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、“海上升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云云，无一不是揭示着一个道理：时空的遥远并不能扼杀一份爱情，真正的爱情并不会在经年累积下变质，更不会因相隔千里而毁灭。每每读到一首精彩的爱情诗，我总能感受到文字间汹涌的澎湃爱意——无论是情人间的喁喁私语，抑或是男子对心仪姑娘的月下告白，再或者是弃妇对丈夫的哀求哭诉，皆是如此。

最爱的是描绘壮丽山河的诗句，精炼的文字描摹出大片大片的绚丽壮观，字里行间恢弘气势扑面而来。“寒山转苍翠，秋水日渐暖。”曾一度为这一句诗痴狂，甚至在寒秋独身一人攀上险峻山峰，只为触摸诗中的梦幻景色。路上遇见一游吟诗人，口中飘出旋律奇特的缥缈残歌。心驰神往之下，不顾一切冲上前拉住了他，硬是待他教会自己后才放了他走。

还有那一次，我随父母一同登上游船，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去寻《再别康桥》中那令徐志摩魂牵梦萦的剑桥。所幸父母同样痴迷于诗歌，否者，换一家怕是必然不愿的吧。船上，我见海潮浩瀚无垠，气势宏伟，不由自主吟出《春江花月夜》中的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。难以忘怀，那皎皎明月撒下绚丽银辉，荡涤了世间万物的五光十色，如撒上一层洁白的雪。剑桥的风光并未让我心生太多感触，倒是这一次近距离看海，使我受益匪浅。

田园的恬静清闲，官场的腐败黑暗，诗中，我看见大江南北，尝到人间百态。如此，岂能不痴？